

## 釋字第 770 號解釋部分協同意見書

蔡明誠大法官 提出

本件因涉及公司合併而現金逐出少數股東之規定是否違反憲法有關股份之財產權保障，依本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予以受理，可資贊同。惟認本件合併對於現金逐出少數股東及時獲取相關資訊及有效權利救濟相關規範不足，而未盡保護少數股東權益，以致於不符憲法保障股份（持分）財產權意旨等問題，仍有再進一步釐清之意義，爰提出部分協同意見如下：

### 一、從憲法第 15 條衍生股份財產權保障之意義

憲法第 15 條規定人民之財產權應予保障，其規範內容甚為簡要，基於憲法高度而明確規定人民之財產權應予保障，值得肯定。但比較外國憲法，例如日本憲法第 29 條規定，財產權不得侵犯。財產權之內容，應依法律規定，以符合公共福祉。私有財產在正當補償下，得供公共目的使用。德國基本法第 14 條規定，財產權及繼承權予以保障，其內容及限制 (Inhalt und Schranken) 由法律規定之。財產權負有義務。財產權之行使，應同時為公共福祉 (Wohle der Allgemeinheit)。財產之徵收，僅為公共福祉，始准許之。徵收之執行，應依法律或法律授權規定始得為之，其應規定補償之種類及範圍 (Art und Ausmaß)。<sup>1</sup> 補償之決定，應公平衡量公共利益與關係人利益。補償範圍有爭議時，得向普通法院請求救濟

---

<sup>1</sup> 此徵收補償之種類及範圍，除現金外，亦得考慮替代土地 (Ersatzland) 或有價證券。(參照 Wendt, in: Sachs, Grundgesetz Kommentar, 8. Aufl., München: Beck, 2018, Art. 14 Rn. 169.)

(Rechtsweg)。<sup>2</sup>

以上外國立法例，可見其同樣肯定經濟自由權中之財產權受憲法保障並負有義務，但其內容得依法律規定加以一般之限制（制約）<sup>3</sup>，亦得對私有財產徵收與補償。又德國基本法對於財產權負有義務及對於徵收補償之種類及範圍，與其公平利益衡量及向法院尋求救濟等明文規定於憲法中，均值得比較及參考之。

就本件所涉及財產權，係屬憲法上財產權，應屬無疑義。本號解釋謂人民所持有之公司股份，亦受憲法第 15 條財產權之保障，雖未如同德國聯邦憲法法院直接以股份財產權稱呼，但其認股份所表彰權益受憲法保障，值得肯認。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認基本法第 14 條所保障之財產權，包括公司法所衍生之股份財產權，亦即股份<sup>4</sup>及合作社持分<sup>5</sup>。<sup>6</sup>於現金逐出少數股東之裁判中，自 1962 年以後即明確肯認持分財產權

---

<sup>2</sup> 保障財產權之類似憲法規定，例如大韓民國憲法第 23 條（尹龍譯，載於阿部照哉等編，世界の憲法集，東京：有信堂，2009 年 6 月 29 日 4 版 1 刷，頁 227-228。）

<sup>3</sup> 參照芦部信喜，高橋和之補訂，憲法，東京：岩波書店，2017 年 3 月 6 日 6 版 6 刷，頁 224、234。

<sup>4</sup> 參照 BVerfGE 14, 263(276ff.) - Feldmühle-Urteil; 25. 371(407) - lex Rheinstahl; 50, 290(341ff.) - Mitbestimmung; 100, 289(301f.); BVerfGE 132, 99(119) - Gesamtanalogie Delisting.

<sup>5</sup> 參照 BVerfGE 95, 267(320) - Altschulden.

<sup>6</sup> 參照 Papier, in: Maunz/Dürig, Grundgesetz-Kommentar, München: Beck, Art.14 Rn.195-beck-online.

<sup>7</sup> (Anteilseigentum)<sup>8</sup> (有稱股份財產權; Aktieneigentum)。之後，聯邦憲法法院裁判延續類似見解，亦明確肯認股份(持分)財產權。<sup>9</sup>

股份財產權，一方面，其作為公司成員之支配及財產權之媒介，另一方面，其財產之成分占重要之地位，故如同傳

---

<sup>7</sup> 德國學理上有對此持分財產權真實存在於德國憲法及法律中，使立法者負有對基本法財產權第 14 條所衍生股份有形化財產價值之法律地位之立法任務。(參照 Lars Leuschner, Gibt es Anteilseigentum wirklich, NJW 2007, 3287ff.

<sup>8</sup> 參照 BVerfGE 14, 263 - Feldmühle-Urteil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 1962 年 8 月 7 日第一庭判決(1961 年 11 月 29 日言詞審理))，其認為強制逐出少數之正當利益當然應予保障。但一方面對經濟上力量濫用，應予有效之法律救濟(權利救濟)(Rechtsbehelfe); 另方面，須考量其法律地位之損失，給予經濟上完全補償(für den Verlust ihrer Rechtsposition wirtschaftlich voll entschädigt wird)。立法者所制定法律規定，並不違反基本法第 14 條財產權保障。何謂「完全補償」之理解，聯邦憲法法院 Feldmühle 判決不予詳加定義。但基於憲法，基本權相關之損失須予以補償。此應予衡量者，少數股東喪失之基本法第 14 條第 1 項之財產權為何。

<sup>9</sup> 參照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1 BvR 1613/94 -27. April 1999，認為基本法第 14 條第 1 項保障財產權。於公司法規範之設計範圍內，以私有用益性(私用性)及處分權限(Privatnützigkeit und Verfügungsbefugnis)作為表徵之就股份有形化之股份財產權，亦屬之。(參照 BVerfGE 14, 263 <276 f.>; 25, 371 <407>; 50, 290 <339>)該保護效力，及於該以股份財產為媒介之股份公司中成員地位。從該成員之地位，股東於法律規定及公司章程範圍內，不但形成治理權限，亦發生財產法之請求權。(參照 BVerfGE 14, 263 <276>)。又如聯邦憲法法院 Feldmühle 判決(BVerfGE 14, 263)所確認者，基本法第 14 條第 1 項不排除違反少數股東意思，儘管使其遭受重大之減少或甚至其股份有形化之法律地位之損失，而將股份公司納入關係企業中。毋寧是立法者可認為基於公共利益之重要理由，為企業初創為關係企業之自由發展之利益，使為資產維護之少數股東利益，予以退讓。(BVerfGE 14, 263 <281 f.>)

統之動產及不動產所有權，亦從憲法財產權保障觀點，保護其具有財產價值之法律地位。此外，股份財產權，從財務觀點來看，亦可能屬於個人自由之領域。此自由空間，係基於股份之特別形成之交易能力。特別是小股東通常不能對企業政策有重要之影響及股份被視為具有優勢之資本投資。此將參與股份與其他企業參與，兩者相區別。尤其是參與股市之股份公司，股東於任何情形，在資本市場之功能運作時，實務上允許於任何時間，依其資本及依自由意願投資或不投資。是股份如從小股東觀點，自有其吸引力，因為其資本不受長期拘束，而其得快速持續再出讓。<sup>10</sup>因此，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裁判認為在一定條件下（例如立法者已保障少數股東可能取得對股份損失之經濟上完全補償，且受到有效法律救濟），是現金逐出少數股東並未侵害或干預基本法第 14 條保障之財產權。<sup>11</sup>

---

<sup>10</sup> 參照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1 BvR 1613/94 -27. April 1999.

<sup>11</sup> 1999 年以後，較具代表性之聯邦憲法法院裁判，即如 2007 年 9 月 19 日聯邦憲法法院裁定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Beschl. v. 19.09.2007, Az.: 1 BvR 2984/06，亦延續相似見解。該裁定亦肯認股份財產權，認財產基本權（基本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1 段），保障該股份有形化之股份財產權，於其公司法之設計範圍內，以私有用益性（私用性）及處分權限為表徵（參照聯邦憲法法院裁判 BVerfGE 25, 371 <407>[BVerfG 07.05.1969 - 2 BvL 15/67]; 50, 290 <339>[BVerfG 28.02.1979 - 2 BvR 84/79]; 100, 289 <301>[BVerfG 27.04.1999 - 1 BvR 1613/94]）。該保護效力，及於該以股份財產為媒介之股份公司中成員地位。從該地位，股東於法律規定及公司章程範圍內，不但形成治理權限，亦發生財產法之請求權。（參照聯邦憲法法院裁判 BVerfGE 14, 263 <276>[BVerfG 07.08.1962 - 1 BvL 16/60]; 100, 289 <301 f. [BVerfG 27.04.1999 - 1 BvR 1613/94]>）又逐出規定（股份法第 327 條 a 以下），係涉及合乎比例因而符合憲法之財產權之內容及限制規定。因此，立法者符合正當目的。於此情形，避免對於該須持有

再從憲法基本權保障觀察，財產基本權之對物保障範圍，除財產權之傳統的動產及不動產財產之保障外，已逐漸發展出更具多樣性但不易歸屬於前述財產權之法律保護地位，例如本號解釋之財產權，係具有私有財產權(Private Vermögensrechte)性質之股份財產權，其如同物財產權（所有權）(Sacheigentum)歸屬權利人享有用益及自己處分之權限。<sup>12</sup>對於前述股份財產權之限制，非屬於德國基本法第 14 條第 3 項規定徵收與補償結合之具體、個別之法律限制，其屬於抽象、一般對財產權之內容及限制之法律規定或決定。<sup>13</sup>

綜上，此宜參考前述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裁判見解，所謂股份財產權，亦屬我國憲法第 15 條保障之財產權所涵蓋，並可作為本號解釋有關現金逐出少數股東之憲法依據及原則。至於對於股份財產權之限制，如參考德國前述見解，宜解釋為其非屬具體、個別之類似徵收之補償規定，而係屬立法者就財產權之內容規定(Inhaltsbestimmung)及限制設定(Schrankenziehung)，以法律之抽象、一般確定財產權之權利

---

至少 95%基礎資本額之主要股東（股份公司法第 327 條 a）因小的或最小持份之所有人而對企業控管之障礙。（參照法律草案立法理由，Begründung zum Gesetzentwurf, BTDrucks 14/7034, S. 31 f.）於此，逐出之可能性，非取決於個案中是否存在具體之企業理由。此外，立法者已保障少數股東可能取得對股份損失之完全補償，且請求有效之權利保護。

<sup>12</sup> 參照 Friedhelm Hufen, Staatsrecht II, Grundrechte, 6. Aufl., München:Beck, 2017, §38 Rn. 5, 11.

<sup>13</sup> 德國文獻中，採不構成基本法第 14 條第 3 項之徵收性質，而係股份有形化之財產權之內容及限制之法律規定或決定，屬於基本法第 14 條第 1 項，且贊同聯邦憲法法院見解，認為股份法第 327 條 a-f 合憲者，例如 Münchener Kommentar zum Aktiengesetz, 4.Aufl., 2015-beck-online, §327a Rn.7.

及義務關係。<sup>14</sup>因此，以比較法觀察，本號解釋如能直接明確表示股份(持分)財產權作為一種受憲法保障財產權之類型，將更可彰顯本號解釋之憲法價值。

## 二、現金逐出合併之合憲性

企業併購之類型，因參考之外國立法例及學說、實務見解，可能有不同歸類及定性<sup>15</sup>。本件如先以我國企業併購法規定，可定性為非對稱性合併及簡易合併以外之一般合併（或稱通常合併）。本件因多數股東持有股份不超過 90%以上，故其與外國立法例上所要求之現金逐出少數股東時，對於多數股東要求持有 95%或 90%以上之股份，而進行現金逐出少數股東之合併者<sup>16</sup>，實有所不同。此如本件原因案件之

---

<sup>14</sup> 參照 Wendt, in: Sachs, a.a.O., Art.14 Rn. 58,ff..

<sup>15</sup> 在德國法，就現金逐出少數股東(Ausschluss von Minderheiten ; sog. Squeeze-out)相關之併購類型，隨社會發展及與歐盟法調適，發展出三種類型，即於 2002 年 1 月 1 日增訂而生效施行之股份法第 327 條 a 至 f，明文承認股份法合併之現金逐出(Aktienrechtlicher Squeeze-out)，於 2009 年歐盟收購準則之轉換，增列收購法現金逐出(Übernahmerechtlicher Squeeze-out)，規定於有價證券取得及收購法(Wertpapiererwerbs- und Übernahmegesetz; WpÜG)第 39 條 a 至 c。2011 年 7 月轉換法之第三次修正法，於轉換法第 62 條增訂第 5 項新規定，並將主要股東持有股份調為 90%，此即所謂合併法現金逐出(verschmelzungsrechtlicher Squeeze-out)，之後德國法院對此種合併法現金逐出少數股東，雖主要股東所持股份為 90%門檻，仍認為合憲，且認該現金逐出相關計畫，並不構成權利濫用（例如 OLG Hamburg, Beschl. V. 14.6.2012-11 AktG 1/12, NZG 2012, 944-beck-online）。至此，德國法將現金逐出少數股東之併購方式，形成三種類型。（參照 Austmann, Der verschmelzungsrechtliche Squeeze-out nach dem 3. UmwÄG 2011, NZG 2011, 684ff..）

<sup>16</sup> 有關多數股東持有股份之門檻，英國要求 90%、法國為 95%、義大利為 98%、荷蘭為 95%、比利時為 95%及奧地利為 90%等，在 2001 年之二十一世紀初，歐洲國家對於多數股東持有股份之門檻，在

合併，其多數股東所持股份並未超過 90%以上，如進行現金逐出少數股東，除召開董事會外，尚須經由股東會之決議，始准予合併。此一類合併，因多數股東持有股份雖具有一定優勢但並未具有 90%以上之絕對優勢，在進行現金逐出少數股東時，自應保障其憲法上財產權。如參考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裁判見解，係採有條件之合憲性解釋。質言之，須賦予少數股東對抗多數股東在市場上權利濫用之有效法律救濟(wirksame Rechtsbehelfe)，並對其法律地位之喪失，得請求經濟上完全補償(wirtschaftlich voll entschädigen)，此於股份法(Aktiengesetz)第 327 條 a 第 1 項規定，則將之基於公平衡量主要股東(Hauptaktionär)與少數股東(Minderheitsaktionäre)之雙方利益而予以相當現金補償(Gewährung einer angemessenen Barabfindung)。

此所謂公平價格之補償，德國法實務上所謂經濟上完全補償或股份法上所謂相當補償，宜公平衡量交易價值與股市價值。惟此所謂相當補償，宜先由公司程序決定，為減少法院訴訟負擔，於少數股東不服時，宜先透過當事人間協議。如協議不成，再向法院請求裁定其補償價額。嚴格言之，其非屬於反對股東行使股份收買請求權（例如企業併購法第 12 條第 1 項及公司法第 317 條等），該項請求，如股東行使後，股東得否反悔而請求關於公司換發合併後之新股票，此情形往往發生於公司合併後股票大漲情形。由於國內學說認股份收買請求權，雖稱為請求權，按目前國內學說，認其性

---

90%至 98%之間，可供比較參考。

參照 Sieger/Hasselbach, Ausschluss von Minderheitsaktionären(Squeeze-out) im ausländischen Recht, NZG 2001, 926ff..

質上係為形成權，而非出資返還請求權。因該項權利之行使，毋庸經由公司承認，僅於符合法定要件，由股東單方意思表示，強制公司收買其股份，即成立公司與股東間之股份買賣契約關係，縱使股東對於公司之收買價格有爭議，仍無礙於法律關係效力之發生。<sup>17</sup>因此，對於本號解釋涉及股份之公平價格決定，與前述股份收買請求權，可能構成不同階段之價格決定之過程，換言之，在股份收買之價格評價程序之規範，兩者間雖具有類似性，但性質上僅於相互不牴觸之容許範圍內，始予準用之關係。又股份收買請求權行使時，向法院聲請價格裁定時，宜考量保護少數股東利益與促進併購效率之間，取得平衡，不應偏向於一方。<sup>18</sup>此兼顧股東利益與併購效率之衡量，亦可作為現金逐出數股東時評估其價格之參考。

綜上，審查現金逐出少數股東公司合併之合憲性時，宜參考上述兩項之要求，始得認為其合憲。反之，則宜解為其不符憲法第 15 條保障股份財產權之意旨。

### 三、利益迴避及資訊揭露義務之問題

學理上，有認為公司合併而現金逐出少數股東之制度，對於少數股東權益保護有所不足，應另設相關保護制度，作

---

<sup>17</sup> 參照王文字，公司法論，台北：元照，2018 年 10 月 6 版 1 刷，頁 629；鄭婷嫻，董事忠實義務行使與股份收買請求權之實踐——評臺灣高等法院一〇四年度上字第一三四九號民事判決，月旦法學雜誌，275 期（2018 年 4 月），頁 145 及註 15。

<sup>18</sup> 參照鄭婷嫻，前揭文，頁 145-147。



為配套措施，例如董事之忠實義務<sup>19</sup>、利益迴避<sup>20</sup>及資訊揭露義務等法律明確規定，其用意固無可厚非。<sup>21</sup>惟上述義務或原則之違反，其法律效力如何？是否導致合併決議無效？如認為無效，將使已完成企業併購或公司合併之法律關係，陷於不安定之狀況，甚至影響善意參與企業併購之關係人之權益。例如因有自身利害關係而未利益迴避所參與討論或表決之法律效力，有認為股東會決議，基於資本多數決之精神，依公司法第 178 條規定，因其決議方式違背法令，得訴請法院撤銷之。至董事會決議，未如公司法第 178 條規定，則歸於無效，並不以訴訟方式主張之。至於原企業併購法第 18 條第 5 項（現行法為第 6 項）規定，解釋上認為其不適用公司法第 178 條有關涉及自身利害關係時之迴避規定及第 206

---

<sup>19</sup> 有關忠實義務，參照曾宛如，董事忠實義務於台灣實務上之實踐---相關判決之觀察，月旦民商法，29 期，頁 146 以下。

<sup>20</sup> 有認為企業併購法針對法人董事具有明顯之利害關係，故其於目標公司董事會決議時毋須迴避之規定，並不合理。故對於董事利益衝突之問題，宜於公司法及企業併購法明確規定利益迴避條款。退一步言，若企業併購法仍堅持第 18 條第 6 項不須迴避之立場，最低限度應課予利益衝突之董事以資訊揭露義務，即規定該等人士將其所具有之利害關係情事先予公開，並具體說明為何於利益衝突下仍贊成（或反對）併購之原因，使其他決策成員得獲充分資訊而有謹慎評估之機會。如此配套措施之安排，似較妥適。（參照王文字，前揭書，頁 181。）

<sup>21</sup> 關於逐出少數股東時之資訊揭露義務及美國法比較，參照張心悌，逐出少數股東-以資訊揭露與受託人義務為中心之美國法比較，政大法學評論，123 期（2011 年 10 月），頁 266 以下。另有學者認為，就目前制度而言，改善少數股東的收買請求權法制，可能是最容易著手的保護少數股東方式。參照游啟璋，現金逐出合併時少數股東的股份收買請求權，政大法學評論，136 期（2014 年 3 月），該文並介紹美國、歐盟、日本、韓國有關現金逐出合併之公司法發展，可供比較參考。

條原第 2 項（現行法為第 3 項）準用同法第 178 條規定。<sup>22</sup>此就前述公司法第 178 條規定之自身利害關係而言，在學理上有認其宜採限縮解釋，不採事前限制或事前禁止，而改為事後救濟為較妥，甚至董事會決議如有違反程序者，有時可能對公司有利，故不認其效力當然無效，改為得撤銷，則將更具彈性，此見解亦值得注意。<sup>23</sup>又形成併購計畫及合約等決議或專業諮詢，其中可能透過董事會、特別委員會<sup>24</sup>及股東會之決議。有關利益衝突之迴避，多數股東往往對於公司合併案存在利害關係，故其應於何種階段迴避，設若多數股東涉及併購利益均須迴避，則可能因現今違反利益迴避原則之效力，對董事會及股東會之決議程序瑕疵之法律效力有所不同，故可能影響其公司併購程序之順利進行。於此情形，亦可能因不須迴避之少數股東之反對或阻止，而妨礙具有建設性之公司合併之順利進行。<sup>25</sup>再者，前述企業併購法第 18

---

<sup>22</sup> 參照王志誠，公司合併時利害關係股東表決權之行使---臺灣高等法院 104 年度上字第 1367 號民事判決評析，月旦裁判時報，62 期（2017 年 8 月），頁 27 以下。

<sup>23</sup> 有認實務上所持董事會之召集程序違法是無效之見解，但非「絕對、機械式」之無效。如董事會召集漏未通知部分董事之程序上瑕疵，無足以影響董事會決議結果者，實無必然認為是無效。因此，相關召集程序雖有瑕疵，但非屬重大且於董事會決議亦無影響者，認應予例外考量。參照廖大穎，召集程序瑕疵與董事會決議之效力---最高法院九十七年台上字第九二五號民事判決，月旦裁判時報，7 期（2011 年 2 月），頁 49 以下。

<sup>24</sup> 對於依法強制設置特別委員會，有所質疑者，參照周振鋒，論我國企業併購法中規範之特別委員會制度，國立中正大學法學集刊，54 期（106 年 1 月），頁 129-134。

<sup>25</sup> 例如美國就合併行為，依大多數州之普通法(commom law)規範，必須經由全體股東之同意始得為之，因為公司合併行為將對公司基本結構、營業政策、股東及公司債權人之權利有重大影響，必須謹慎處理。普通法之規範也造成許多合併行為，因少數股東自身利益之

條第 5 項（現行法為第 6 項）於立法理由中，文義上並未明定，而係依歷史解釋，認該現行相關規定不準用公司法第 178 條及第 206 條等有關利益迴避規定，其是否宜將之逕宣告違憲？凡此等問題，有可能涉及公司整體利益維護之政策問題，其有屬於公司組織結構健全發展之經濟問題，但有些情況並非純屬於憲法財產權保障之法律問題，故有關董事或多數股東之利益迴避原則及規範，宜認相關機關有其自由裁量空間，針對各種不同企業併購類型及併購時參與決定之階段，設計其妥適之利益迴避制度。因此，本號解釋即指出關鍵並非在於有利害關係之股東或董事應否迴避，而係在於相關規定對未贊同合併之股東之利益，有無提供充分保護。

至於資訊揭露義務規定，現行企業併購法、公司法及證券交易法等相關法規，已有規範之設計，如以本號解釋所涉及原因案件發生當時之法規環境，固有不足。本號解釋雖指出資訊揭露義務之重要性，但相關機關如何基於本號解釋之意旨，檢討現行資訊揭露規定，未詳予指明。例如何謂資訊揭露，其內涵及要件如何；誰有報告及說明之義務；何謂一定合理期間，有無更確切之履行義務之期限要求，且其內容需

---

緣故，而受到擱置。為使具有建設性之公司合併行為得以進行，各州已制定成文法典，授權公司在取得股東會多數股東表決同意時，即得進行，化解多年來普通法對公司合併行為之嚴格限制。有關是否需要股東會決議，以及其可決之人數等，美國各州有不同規範，並因合併之類型不同，例如公司合併之一般程序及特殊型態之公司合併（例如簡式合併 (Short-form merger) 或三角合併 (triangular merger)）等，而異其合併程序之繁簡（例如合併案無需經存續公司股東決議）。（參照林仁光，論公司合併及其他變更營運政策之重大行為與少數股東股份收買請求權行使，東吳法律學報，11 卷 2 期（1999 年 5 月），頁 14-18。）

要多麼具體詳細？又除報告及說明義務外，宜另賦予少數股東資訊詢問之答覆請求權(Auskunftsanspruch)<sup>26</sup>。凡此等問題，雖現行企業併購法、公司法及證券交易法等相關法規，已有若干規範之設計，但為更完善維護公司利益及保護少數股東權益，未來相關機關宜以比較法觀點<sup>27</sup>，配合社會發

---

<sup>26</sup> 例如民法委任規定，德國民法第 666 條規定答覆及報告義務(Auskunfts- und Rechenschaftspflicht)，受任人負有向委任人為必要報告、依請求而答覆事務之狀況及於委任事務處理完畢後，報告其顛末之義務。我國民法第 540 條亦有類似規定，受任人應將委任事務進行之狀況，報告委任人，委任關係終止時，應明確報告其顛末。惟以上規定，較著重於報告義務。有關答覆請求權(Auskunftsanspruch)之行使，在現代資訊法上越來越來受到重視，值得我國法制定或規範有關保護弱勢或相對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權益之資訊請求權，或賦予強勢地位之資訊提供義務等相關立法之參考。

<sup>27</sup> 例如德國股份法(Aktiengesetz)第 327 條 C 第 2 項規定股東會之準備程序(Vorbereitung der Hauptversammlung)，轉讓之公告作為會議程序之議題時，應包括下列說明：主要股東之公司及營業所在地，自然人時，其姓名及住址、主要股東所確定之現金補償(die vom Hauptaktionär festgelegte Barabfindung)。第 2 項規定，主要股東於股東會就轉讓之要件及現金補償之相當性(die Voraussetzungen für die Übertragung dargelegt und die Angemessenheit der Barabfindung)之說明及理由，應提出書面報告(Bericht)。現金補償之相當性，應由一位或多位專家鑑定人審查。其受主要股東之委任，由法院選任及任命之。第 3 項規定股東會召集時起，於公司營業期間，應提供文書給予股東閱覽(Einsicht der Aktionäre)。文書包括轉讓決議之草稿(Entwurf des Übertragungsbeschlusses)、前三個營業年度之年度報告(Jahresabschlüsse und Lageberichte für die letzten drei Geschäftsjahre)、依第一項第一段規定之主要股東報告(der nach Absatz 2 Satz 1 erstattete Bericht des Hauptaktionärs)、依第一項第二段至第四段規定之審查報告(der nach Absatz 2 Satz 2 bis 4 erstattete Prüfungsbericht)。第四項規定，基於請求，對任何股東立即且免費提供第三項所稱之文書複本(Auf Verlangen ist jedem Aktionär unverzüglich und kostenlos eine Abschrift der in Absatz 3 bezeichneten Unterlagen zu erteilen.)，此即所謂資訊詢問之答覆請求權

展，適時檢討報告義務及資訊義務相關法規之妥當性，以利實用。

---

(Auskunftsanspruch)。第五項規定，第 3 項所定文書，於該閱覽期間，得以公司網際網路接近使用時，第 3 項及第 4 項規定之義務免除之。綜上，除報告義務(Berichtspflicht)外，前述第三項及第四項之義務，有稱之為資訊義務(Informationspflicht)(參照 Müller-Michaels, in: Hölter, Aktiengesetz, 3.Aufl., 2017-beck-online, §327c Rn.21ff.; Koch, in: Hüffer/Koch, Aktiengesetz, 13.Aufl., 2018-beck-online, §327c Rn.6; Singhof, in: Spindler/Stilz, Aktiengesetz, 3.Aufl., 2015, §327c Rn.11ff..)以上德國股份法相關規定之內容及程序，並將報告義務與資訊義務加以區分，均可供參考。